# 廣東新語/卷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蟲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二十五 木語

► 香語

松

羅浮七星壇下，舊有七星松，甚怪。嘗化為劍客，從道士鄒葆光入朝，見帝凝仙殿。又化道士七人，往來山下。葛稚川云：「千歲之松，其中有物。或為青牛，或青犬，或人。」殆謂是耶。」《化書》云：「朽麥化為胡蝶，老楓化為羽人，自無情而之有情也。」予謂萬物之生，有情與無情一耳，情之所有，即為情之所無，情之所無，即為情之所有。天地之化醇，男女之化生，皆莫知其所以然，而又何疑於松與楓麥之化乎！

梅嶺多松，大者十餘抱，枝柯百尋，嫋嫋若藤蘿下垂而多倒折，葉黝黑，望若陰雲，夾道有數百株，左回右轉，多張曲江手植。然苦為斤斧所侵，火入空心，膏流斷節，半如《枯樹賦》所言。向有議者，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數，記其抱圍，部署什五。俾紅梅巡簡掌之，月一察驗，傷毀必償，諸古梅亦皆如是，可以更歷數百年無恙。此誠奇偉之策。嗟夫！人知梅嶺之梅而不知松，梅以梅將軍，松以張丞相，重其人因以重其樹，昔湛甘泉以松為髯翁。有句云：「髯翁作人拜。」而於梅嶺松坐臥其下不能去，風流良可慕也。

瓊州無松，海忠介嘗植數株祖墓，今惟其祖墓有松，他處植之不生。蓋松性宜寒，瓊州極南之地，其氣太暖，即使生松，亦為不材之木，不可梁棟。蘇子瞻云：「羅浮地暖，生松而不識霜雪，如高才勝人生紈綺家，與孤臣孽子有間矣。」

水松

水松者，椶也，喜生水旁，其幹也得杉十之六，其枝葉得松十之四，故一名水杉。言其幹則曰水杉，言其枝葉，則曰水松也。東粵之松，以山松為牡，水松為牝。水松性宜水。蓋松喜乾，故生於山，檜喜濕，故生於水。水松，檜之屬也，故宜水。廣中凡平堤曲岸，皆列植以為觀美，歲久蒼皮玉骨，礧砢而多癭節，高者塵駢，低者蓋偃，其根浸漬水中，輒生須鬣，嫋娜下垂，葉清甜可食，子甚香。又嘗有木生其旁，崒起於地，與相抱若寄生然，名曰抱木，甚香，亦曰抱香。質柔弱不勝刀鋸，乘濕時刳而為履，易如削瓜。既乾，則靭不可理矣。嵇含言：土人不甚珍此，亦不大香，嶺北人愛之，香乃殊勝。予詩：「儂如抱香枝，不離水松樹。裁為木屧輕，隨郎踏霜露。」

## 柏

廣中松多而柏少，以其地乃天之陽所在，松，陽木，故宜陽而易生。其性得木氣之正，而伏金其中，故為諸木之首，淩冬不凋。梁氏云：松為陽而柏為陰。松木鬆，色白而多脂，象精。柏木堅，色赤而多液，象血。精以形施，血以氣行，故松出肪而柏生香。然以類言，松似夫而柏非婦，柏得陰厲之氣勝也，似婦而為血屬者，其惟漆乎！況松文從木從公，木之公也，漆從水，水含金為女，木生火為男，亦有夫婦之義。大均謂：柏樹向西，西方白，故字從白，金之木也。松向東，木之木也，木之木為夫，金之木為婦，金之木向陰，受月之精多，是則柏終乃松之配也。

## 漆

梁氏以松為夫漆為婦，謂松脂，精也，木之火也，漆液，血也，金之水也。服松則神氣清明，服漆則精血堅固。則宓山謂廣漆黃，江漆黑。予謂黃者火之神也。南方火盛，漆得火之神多，故黃也。《易》曰：黃離。黃為火之神，赤為火之氣。松，坎之木也，漆，離之木也。

## 杉

東粵少杉，杉秧多自豫章而至，鬻者為主人辟地種就，乃如株數受植。粵多材木，用杉者十止四五，故罕種之。柏亦然。潮陽我紫柏，木香而文，可為器。其生他州縣者，歲久空心。

## 梅

梅花惟嶺南最早。冬至雷動地中，則梅開地上，蓋其時火之氣不足於地，而發其最初之精華，故梅開。水之氣上足於天，而施其最初之滋潤，故雪落。雪，泄也，從肅殺之中，泄其一陽之精，以為來春之生生者也。雪深則水氣足，梅早則火氣足。火氣足而為天地陽生之始，陰殺之終，使萬物皆復其元，梅之德所以為大。

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，二之日成子，得春獨早，故群卉資之以為始。斯時也，天地一陽之復不可見，見之於梅，梅其得氣之先者也。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於梅，欲見梅得氣之先者於粵。

韶州梅，長至已開，臘月大雪，梅復開尤盛，有於舊蒂而作新花者。其地屬嶺北，故梅以臘以正月開。廣則秋末冬初，梅且開盡，往往不待長至，以地暖故開更早，氣盛則開而又開。予詩：「嶺梅一歲再開花。」

梅嶺多梅，《唐六帖》言：庾嶺梅花，南枝已落，北枝未開。而宋之問有魂隨南翥鳥，淚盡北枝花之句，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。宋淳熙間，知軍事管鋭，植三百株。明正統中，知府鄭述復補植。正德中，參政吳廷舉增植及松，至萬五千餘株。有某推官女，亦植梅三十株，鐫詩於石。崇禎初年，博羅張郎中萱植三百株，知府趙孟守題曰梅花國，書額於紅梅驛以旌之。是皆於梅鋗將軍有功。梅將軍以梅嶺為湯沐，又有梅花為俎豆，亦榮矣哉！嶺上梅微與江南異，花頗類桃而唇紅，故驛名紅梅。蓋嶺頭雪少，積陽之氣所發，故梅多紅而香烈。予詩：「南枝多紅北多白。」多紅以其向日，多白以其背日也。

瓊之州比年梅花六出。予謂梅花五出者也，五，陽數也。冬至一陽始復，梅即吐花，得陽之先者也。今六其出，則得陰數矣。蓋以地氣而變，苦於嚴寒，故不用其五而用六，同於雪花也。以梅花為體，以雪花為用，使人見以為雪花，則梅也，以為梅，則雪花也。人見其六而不見其五，其五在六之中，猶河圖之五在十中也。且也河圖之一生水，梅得水氣之先，故花於冬至與雪同時。雪者水之氣所凝，梅者水之形所結，其卦皆為坎，坎為水。水在天而未至乎地，而先凝為雪，先天之水也。水在地而未上乎天，而先發為梅花，先地之水也。水之數六，寒極則雪花與梅皆六其出，應其數也。北方地寒，以暖為祥。南方地暖，以寒為祥。瓊州之梅早，以暖也，其六出，以寒也，是乃祥也。

## 桂

古多以桂為舟。《楚辭》云：「沛吾乘兮桂舟。」蓋古時番禺我桂。《山海經》云：「賁隅之東，八桂生焉。」故舟楫多采桂為之。故曰：番禺之桂，爰始為舟。

飲食中，古稱蜀薑越桂。越桂以高州肉桂為珍，雜檳榔食之，口香竟日。秦時羅浮有桂父者，象林人也，嘗服肉桂及葵，以龜腦和之。《列仙傳》讚云：「偉哉桂父，挺直遐畿。靈葵內潤，丹桂外綏。」

楓

嶺南楓多生山谷間，羅浮連亙數嶺皆楓，每天風起則楓鳴。語曰：「樫喜雨，楓喜風。」凡陽木以雷而生，陰木以風而生。楓，陰木，以風而生，故喜風，風去而楓聲不止，不與衆林俱寂，故謂之楓。凡草生於雷，木生於風，故文雷上著草為蕾，有蕾無檑，風旁著木為楓，有楓無蔮。楓者，風之所聚，有癭則風神聚之，曰楓子鬼。嵇含云：「楓老有癭，中夜大雷雨。」

癭即暗長，一枝長可數尺，形如人，口眼悉具，謂之楓人，越巫取之作術，往往有神。予有《楓人歌》云：「小雨楓人長一尺，大雨楓人長一丈。女巫取得水沈薰，一夕楓人有精爽。小婦持珠來，求子步遲回。大婦持錢至，問郎歸尚未。」

木棉

木棉，高十餘丈，大數抱，枝柯一一對出，排空攫挐，勢如龍奮。正月發蕾，似辛夷而厚，作深紅、金紅二色，蕊純黃六瓣，望之如億萬華燈，燒空盡赤，花絕大，可為鳥窠，嘗有紅翠、桐花鳳之屬藏其中。元孝詩：「巢鳥須生丹鳳雛，落英擬化珊瑚樹。」佳絕。子大如檳榔，五六月熟，角裂，中有綿飛空如雪。然脆不堅韌，可絮而不可織，絮以褥以蔽膝，佳於江淮蘆花。或以為布，曰緤，亦曰毛布，可以禦雨，北人多尚之。綿中有子如梧子，隨綿飄泊，著地又復成樹。樹易生，倒插亦茂，枝長每至偃地，人可手攀，故曰攀枝。其曰斑枝者，則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。南海祠前，有十餘株最古，歲二月，祝融生朝，是花盛發。觀者至數千人，光氣熊熊，映顏面如赭。花時無葉，葉在花落之後，葉必七，如單葉茶。未葉時，真如十丈珊瑚，尉佗所謂烽火樹也。予詩：「十丈珊瑚是木棉，花開紅比朝霞鮮。天南樹樹皆烽火，不及攀枝花可憐。南海祠前十餘樹，祝融旌節花中駐。燭龍銜出似金盤，火鳳巢來成絳羽。收香一一立華鬚，吐綬紛紛飲花乳。

參天古幹爭盤挐，花時無葉何粉葩。白綴枝枝胡蝶繭，紅燒朵朵芙蓉砂。受命炎洲麗無匹，太陽烈氣成嘉實。扶桑久已摧為薪，獨有此花擎日出。」

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，自南津、清岐二口而上至四會，夾岸多是木棉，身長十餘丈，直穿古榕而出，千枝萬條，如珊瑚琅玕叢生。花垂至地，其落而隨流者，又如水燈出沒，染波欲紅。自春仲至孟夏，連村接野，無處不開，誠天下之麗景也。其樹易長，故多合抱之幹，其材不可用，故少斧斤之傷，而又鬼神之所棲，風水之所藉，以故維喬最多與榕樹等。予詩：「西江最是木棉多，夾岸珊瑚十萬柯。又似燭龍銜十日，照人天半玉顏酡。」

榕

榕，葉甚茂盛，柯條節節如藤垂，其幹及三人圍抱，則枝上生根，連綿拂地，得土石之力。根又生枝，如此數四，枝幹互相聯屬，無上下皆成連理。其始也，根之所生，如千百垂絲。久則千百者合而為一，或二或三，一一至地，如棟柱互相撐抵，望之有若大廈，直者為門，曲者為窗牖，玲瓏四達，人因目之曰榕廈。其根下蟠者，剔去土石，又往往若岩洞，容十許人。其樹可以倒插，以枝為根，復以根為枝，故一名倒生樹。幹多中空，不堅，無所可用，故凡為社者，以之得全天年。大者至數百歲，故夫望其鄉有喬木森然而直上者，皆木棉也，有大樹鬱然而橫垂者，皆榕也。榕，容也。常為大廈以容人，能庇風雨，又以材無所可用，為斤斧所容，故曰榕，自容亦能容乎人也。又榕，離之木也，外臃腫而中虛，離之大腹也。其中常產香木，炎精所結，往往有伽倆焉。粵人以其香可來鶴子，可肥魚，多植於水際。又以其細枝曝幹為火枝，雖風雨不滅。故今州縣有榕須之征。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，與漆相似，亦未盡為不材也。性畏寒，逾梅嶺則不生，故紅梅驛有數榕，為炎塞之界。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，二廣同日植一榕，相去三丈許。而東大西小，東榮西瘁，東榕又不落葉，咫尺間地之冷暖已分如此。自韶州西北行，榕多直出，不甚高，與廣州榕婆娑偃蹇者異。高州道中，榕夾路垂陰，凡百株，狀甚詭怪，皆束千百根以為一身，一身之上皆根也。根包其身，身隱於根，枝柯長至數丈，多直少曲，曲而至地為身，直而橫空為幹。有紅白大葉小葉諸種，有子無花，子落時常如密雨。中多嶺西副使吳廷舉所植，父老稱吳公榕，新興東北一帶亦有之。先是宋延祐間，有倉振者知新州，夾道植榕，其後高芝復植松。於是行旅歌之曰：「倉榕高松，手澤重重，高松倉榕，夾道陰濃。」而僉事劉洵者，修高、倉故事，自高要南岸至新興，令裏胥分地植榕，遣官以時驗勤怠，至今榕樹存者大十圍。又歸善葉春及知惠安，令民植榕。下教曰：榕者，容也。其陰大，當馳道植，自白水至雒陽，五丈而樹，田間恐妨穀。凡植

幾本以報。嗚呼！遠者種德，近者種樹，吾無德且種樹。此皆仁人之澤也。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。

榕易高大，廣人多植作風水，墟落間榕樹多者地必興，鳥銜落子，寄生他木上，歲久根下至地，則根反為幹。千百根蟠結，大至合抱，其故幹失，其所寄者亦失，所寄者反若寄生於榕焉。而榕老空心，復有榕子或他木寄生其中，竟不知其孰為本根也。榕之怪在根，自上生下。語曰：「榕木倒生根。」根小者俗稱榕須，拂水生波，千絲萬縷，始為須，中為根，終為幹。故幹在中，新幹在外，表裏相合，狀益臃腫可愛也。

韶州城中古榕，每吐煙則有兵革，榕故火樹，亦老樹生煙之征也。凡物久菀則生火，榕多空心，濕熱鬱積於中，故發而為煙焰，昏夜望之，常若炎炎勃勃。歲乙亥，劉香寇廣州，時南海縣治有古榕，白晝騰煙，彌日不息。識者曰：香其平矣。《陰符經》謂：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。物殆雲告也。不月餘，香平。又壬午，樂昌至善寺古榕，空中火起如焚膏，三日乃盡。又癸未，高州府署榕煙接天。丙戌之臘，清遠城隍廟榕出白煙氣三日。明年二月，晏公廟又與城隍廟榕，並出煙氣二日。其秋九月，遂有屠城之禍。是榕又可以卜休咎也。

龍門有連理樹，在平康都油田鋪，蓋兩榕也。相去數丈，其上枝葉繆結，根幹所出，結成一門，下通車馬往來，宋時物也。桂林有榕樹門，狀亦相似。門，古桂州南門，兩榕根相夾為之，元至正間忽悴，平章唐元公祭之復生。

## 梡

廣州故屯田道署，有一樹，通體根須蟠結，大可數十抱，枝短而勁。葉初發，細卷如辛夷之蕾，葉開則色殷紅，望之如花。其樹無花，葉即其花，葉至冬而落，春間乃發，初發又如筆管，粵人因名為管樹。父老云：「此梡樹也。」舊有一碑在樹腹，兵婦得之以搗衣，有聞石聲清越者求之，則塚宰李默所撰《孤樹裒談記》也，默常為屯田副使居此。予有《老樹歌》云：「少參堂側有老樹，似榕非榕榕所寓。葉葉含苞如木筆，葉開忽似花爭吐。花亦非花花不如，紅淺綠深帶膏露。千萬根須作一身，虎倒龍顛應有故。」

## 菩提

訶林有菩提樹，蕭梁時，智藥三藏自西竺持來，今歷千餘年矣。大可百圍，作三四大柯，

其根不生於根而生於枝，根自上倒垂，以千百計，大者合圍，小者拱把。歲久根包其幹，惟見根而不見幹。幹已空中無幹，根即其幹，枝亦空中無枝，根即其枝。其葉似柔桑而大，本圓末銳，二月而凋落，五月而生。僧采之浸以寒泉，至於四旬之久。出而浣濯，渣滓既盡，惟餘細筋如絲，霏微蕩漾，以作燈帷笠帽，輕弱可愛，持贈遠人，比於綃縠。其萎者以之入爨矣。予嘗為菩提詩，有云：「菩提有靈樹，植自蕭梁年。智藥所移根，航海來炎天。歲久幹中空，蒼皮相糾纏。根須自上生，千百垂連卷。大者成虬螭，小者藤蘿穿。結束成一身，四體何拘攣。下枝多洞穴，崩陷至三泉。上枝雖臃腫，亦自方且圓。雷霆日大索，鱗爪無留奸。神火所焦灼，千尋亦童顛。二月葉始隕，槎枒餘一拳。葉狀如柔桑，五月爭新妍。僧伽彙成紗，弱薄如翅蟬。持以遺遠方，恍忽鮫綃煙。南中多怪木，巨者惟木棉。柯作女珊瑚，丹葩燒天邊。開時無一葉，一一烽火然。光如十日出，吞吐海東偏。么鳳巢蕊中，血染綠毛鮮。復有細葉榕，交陰連陌阡。根須亦倒生，合抱為一椽。縱橫作廣廈，戶牖相盤旋。腹大容十牛，亦可藏舟船。皮膚左右紐，癭瘤以萬千。士女所婆娑，伏臘拜必虔。菩提更神怪，與之難比肩。大士昔灌溉，甘露流涓涓。左與訶子接，右與蘋婆連。蒲葵居門外，其壽亦彭鐵。下滋達磨井，上蒙虞翻園。肥沃多火膏，鹹氣不能宣。菩提所覆被，細草皆芊綿。累石作香台，蟲蟻愁攀援。」

荔枝

荔字從艸從刦，不從劦，刦音離，割也。劦音協，同力也。荔字固當從刦，《本草》謂荔枝木堅，子熟時須刀割乃下。今瓊州人當荔枝熟，率以刀連枝斫取，使明歲嫩枝復生，其實益美。故漢時皆以為離支，言離其樹之支，子離其枝，枝復離其枝也。

南方離火之所出，荔枝得離火多，故一名離支，亦曰麗支。麗，離也，麗文從兩日，天地之數，水一而火二，故麗從兩日。日為五行之華，月為六氣之精，日麗乎支，猶之乎日出於扶桑也。麗支乃震木之大者，震木以扶桑為宗子，而麗支其支子，故曰麗支也。日出於離，離盡午中，故麗支以夏至熟。離為坤之中，其色黃，故曰黃離。麗支之核，外赤而內黃，則黃離之美也。坤之中其味甘，故曰甘節，麗支之肉，少酸而多甘，則甘節之吉也。又荔枝核之小者名節核。

荔支以臘而萼，以春而華，夏至而翕然子赤，生於木而成於火也。皮紅肉白而核復純丹，火包其外復孕其中也。肉白為金，金為內外火所煉，故味醇和而甘。其液乃金水之精，甘又屬土，備五行之粹美，而以火為主者也。粵以火德王，凡花多朱色皆火花，實多朱實皆火實，太陽烈氣之所結。火實之屬凡百種，而荔枝為長，火為母，荔支則火之長子

也。荔支以增城沙貝所產為最，土黃潤多沙，潮味不到，故荔支絕美，自掛綠以下數十種，色、香、味迥異他縣。好事者當未熟時，先以兼金購之，乃得。其狀元紅等，賤如菽粟，歲收數千萬斛，販於他方，非所急矣。自掛綠至狀元紅，皆山枝，火山之屬也。火山善變，滋味百出，隨其土為高下，然遲熟，熟必在水枝之後。水枝以黑葉為上，黑葉又以番禺古壩所產為上。順德之三貴次之，龍眼以順德之陳村北滘為上。番禺之韋涌次之。龍眼必經博接乃子，花頭十汰七八，子乃甜大而多，荔枝花頭不可汰。語曰：「荔枝惜花，龍眼惜子。」又曰：「荔枝十花一子，龍眼一花十子。」荔枝又貴以沃土厚培，使根深不拔，膏澤上行，沙水下滲。然後枝條鬱茂，實不裹刺，上廣下尖，樽肩壺腹而成嘉種。語曰：「荔枝宜肥，龍眼宜確。」又荔支屬火，宜使向陽，龍眼屬水，宜向陰，荔枝之陽子甜，龍眼之陰子甜。語曰：「當日荔枝，背日龍眼。」予詩：「龍眼獨從陰處長，荔枝先向日邊紅。」其甜曰上糖，酸曰上水，三月熟者曰三月青，四月熟者曰犀角子，七夕曰七夕紅，而大熟於小至。以蟬鳴為候應，此時熟者曰金釵子，實大核小，昔人解金釵而得其種，或謂即黑葉也。荔支葉青綠，此獨黑，故曰黑葉。廣人為荔脯者多黑葉，次曰進奉，曰大造，曰塘塋，是皆水枝之貴者也。當摘時宿之井中，沃以寒泉，火氣既去，金液斯純，以正陽精蕊，而配以正陰津液，水火既濟，斯為神仙之食。予詩云：「露井寒泉百尺深，摘來經宿井中沈。日精化作月華冷，多食令人補太陰。」火則寒之，水則熱之，此食荔枝之法也。水枝食罷，乃食山枝，山枝之美者多無核，近蒂一點檀暈，微作核痕，又多雙實，實皆寬膊尖腰。一種大如拇指，長而不圓，狀若玉蘭之蕾，味香以脆，觸其殼即爆開成兩，亦無核，即有亦甚微小，名馬口鈴，出番禺平山。又一種大如龍眼，亦無核，絕香，名曰香荔，出新興。然皆不如掛綠之美。掛綠者，紅中有綠。或在於肩，或在於腹，綠十之四，紅十之六。以陽精深固，至秋而熟，生隻數十百株，易地即變，爽脆如梨，漿液不見，去殼懷之，三日不變。其曰凝冰子者，以日照之，內外洞徹，微核在中，半明半滅，又絕異。予詩：「照人最是凝冰子，五月光生一片寒。未啟朱苞光已出，可憐更在水精盤。」其曰水浮子者，重而不沈，以置水中，隨波下上。又有如素馨香者，如露花，如丁香者。丁香有大小之分，與小華山、綠羅衣、交幾環三種皆絕美，是皆火山之屬。湛文簡公昔從楓亭懷核以歸，所謂尚書懷者也。又有名公領孫者，每一大者有十餘小者環之，其色紅綠各半，味亦美，大者微有核。有曰丫髻，形最小，生皆並蒂，故曰丫髻。多無核，即有亦小，名曰焦核。有曰將軍荔，最大，核亦大，然肉多不覺。是皆山枝之貴者也。東粵故多荔枝，問園亭之美，則舉荔枝以對，家有荔枝千株，其人與萬戶侯等。故凡近水則種水枝，近山則種山枝，有荔支之家，是謂大室。當熟時，東家誇三月之青，西家矜四月之紅，各以其先熟及美種為尚。主人餉客，聽客自摘，或一客而分一株，或一株而分十客，各以其量大小，受荔枝之補益。莫不枕席丹膚，沐浴瓊液，既飽復含，未饑先擘，或辟穀者經旬，或卻葷者連日。

其有開荔社之家，則人人競赴，以食多者為勝，勝稱荔枝頭狀，少者有罰，罰飲荔枝酒數大白。蓋荔枝多食，未嘗傷人，飲蜜一杯即解。或以青鹽調白火酒飲，或飲荔枝酒過醉，則以荔支殼浸水飲。又荔支多露，有過食者，昧爽就樹間先吸其露，次咽其香，使氤氳若醉，五內清涼，則可以消肺氣，滋真陰，卻老還童，作荔支之仙。白莎云：「我是荔支仙，得此法也。」

廣州凡磯圍堤岸，皆種荔支、龍眼，或有棄稻田以種者。田每畝，荔支可二十餘本，龍眼倍之，以淤泥為墩，高二尺許，使潦水不及，以芻草蓋覆，使烈日不及。而龍眼之幹，欲其皮中之水上升，以稻稈束之。欲其實多而大，以鹽瘞之。生蟲，則以鐵線濡藥刺之，否則樹盡蠹。凡龍眼用接，荔支用博。博之法，當花發時，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許，傅之以土，子結後枝即生根，乃落之為栽。接之法，以核漏出萌芽，長至三四月為栽，乃以龍眼之枝屈而接之，其栽之枝葉盡脫，乃以樹上之枝葉為栽之枝葉。其法與閩中異。閩之龍眼樹，三接者為頂圓。核種十五年始實，實小不可食，則鋸木之半，以大實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，又鋸其半接如前。如此者三數次，其實滿溢，倍於常種。若一二接即止者，形小味薄，不足尚也。二接者曰鍼樹，未接者曰野荎，廣之龍眼，大率野荎多，故不及閩。廣荔枝種之四年即實，龍眼必至五年。荔支歲初而蕾，二月而花發，發時多電，則花落實小，多雨則花腐，少雨則花液相膠而不實。估計者，視其花以知其實多少而判之，是曰買焙，其人名曰焙家，龍眼亦然。順德多龍眼，南海、東莞多荔枝，多水枝，增城多山枝。每歲估人鬻者，水枝七之，山枝三四之，載以栲箱，束以黃白藤，與諸瑰貨向台關而北，臘嶺而西北者，舟船弗絕也。然率以荔枝、龍眼為正貨，挾諸瑰貨，必挾荔枝、龍眼，正為表而奇為裏，奇者曰細貨，不欲居其名，所謂深藏若虛也。廣人多衣食荔枝、龍眼，其為栲箱者打包者各數百家，舟子車夫，皆以荔枝、龍眼贍口。而予家在扶胥南岸，每當荔枝熟時，舟自扶胥曆東西二洲至於沙貝，一路龍丸鳳卵。若丘阜堆積，估人多向彼中買賣，而予亦嘗為荔枝小販。自酸而食至甜，自青黃而食至紅，自水枝食至山枝，自家園食至諸縣，月無虛日，日無虛晷，凡四閱月而後已。比鄰有大石村，荔枝尤盛，以予不及往，則以荔枝為酒相餉。而予又得藏荔枝法，就樹摘完好者，留蒂寸許蠟封之，乃剪去蒂，復以蠟封剪口。以蜜水滿浸，經數月，味色不變，是予終歲皆有鮮荔支之飽，雖因之辟穀可矣。伊尹言：「丹山之南，有鳳丸。」沃民所食，鳳丸必荔支也，所謂仙人之美祿非耶。

龍眼

荔支與龍眼皆成於火，而荔支先熟，龍眼繼之，故廣人名曰荔奴。予謂荔支火之牡也，

龍眼火之牝也，牡大而牝小，故荔支大於龍眼。而龍眼以初秋熟，又得金氣，金以黃為純，故龍眼色黃，火以赤為正，故荔支色赤。荔支肉白而核赤，火在金中也，龍眼肉白而核黑，水在金中也。火在金中，故荔支性熱，水在金中，故龍眼性寒。而皆為乾之木果，乾為金，金得火而熱，荔支之所以為陽也。金得水而寒，龍眼之所以為陰也。龍眼花時，以天昧爽取其露以點飲食，絕甘美，勝於荔支花露，此又金水之精也。

閩中龍眼熟時，兒童食之而肥，謂之龍眼長。廣中不然，兒童多食輒患瘕，以焙乾者為貴。其黃皮者子大，皮黃而薄滑無點，青而有點者，子在大小之間，皆甚甜。最大者孤圓，次金字、山字、南字，小者蜜糖埕，遲者秋風子。每一年多，則一年少，閩中謂之歇枝，廣中謂之養樹，歲歲豐盛，則樹易衰。養之而後，經久不壞，子且繁大。蓋樹自養，非人養，或龍眼荔支皆養，或各養。

順德之錦鯉海，諸邑龍眼若於此貿易，謂之龍眼市，增城之沙貝，則荔支市也。予詩：「端陽是處子離離，火齊如山入市時。一樹增城名掛綠，冰融雪沃少人知。」又云：「六月增城百品佳，居人隻販尚書懷。玉欄金井殊無價，換盡蠻娘翡翠釵。」蓋市中所販，大抵狀元紅、小華山諸種，皆火山之屬，所謂尚書懷者也。若掛綠、玉欄、金井，則夜光無價，非可以金錢而得之。

舟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東，一帶多龍眼樹，又東為番禺之李村、大石，一帶多荔枝樹。龍眼葉綠，荔枝葉黑，蔽虧百里，無一雜樹參其中，地土所宜，爭以為業，稱曰龍荔之民。

龍眼多食益智，予詩：「采摘日盈筐，香生比目房。食多能益智，本草有仙方。」又詩：「益智為龍眼，蠲愁是荔支。」龍眼產廉州者尤美。東坡云：「廉州龍眼，色味殊絕，可敵荔支。」

## 梨

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園，地皆黃細沙，多井氣，掘地尺許，水沄沄上溢。天大雨，水迸出庭際有似瀆泉，所食井深四尺許，水嘗汎濫至眉，冬不乾涸，味甘冽。上有梨一株，根得美泉滋沃，結實獨異，以二月花者八月熟，九月花者正月熟，歲凡兩熟。正月熟者曰雪梨，稍小，味益清。葉凡二落，落於七月者深紅，於正月者色微紫，予齋中煮茗多用之。樹甚古，作五大柯，橫直者半，直者高出簷端。月夕布影扶疏，葉丹花白，離離

相間，若在羅浮老梅之下。予詩云：「春來始落葉，葉盡梨花開。」又云：「先秋葉半紅。」又云：「兒小方垂髻，能爭掌上梨。」謂此。

## 橄欖

橄欖，有青、烏二種，閩人以白者為青果，粵中止名白欖，不曰青果也。白欖利微，人少種，種者多是烏欖，下番禺諸鄉為多。種至兩歲，烏欖秧長八九尺，必拋之乃子，拋至三年而子小收，十年而大收矣。其樹本高而端直多獨幹，至頂乃布枝柯，有雌有雄，雌子而雄花，雄者俗曰欖公。欖公不實，以雌者插之，使雌雄相合乃實，雄為主，雌為客，猶婦之歸於夫也。子如棗大，長寸許，光無棱瓣，先生者下向，後生者上向，八九月熟。梯之擊以長竿，或刻其幹東寸許，納以紅鹽，則其幹東子落，刻其幹西或南北寸許亦然，古詩所謂「紛紛青子落紅鹽」也。白欖以白露後食不病虐，其性熱，食時須去兩端，初嚼苦澀，久乃回味而甘，故一名味諫，粵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，輒先贈是果。其色白，可以和氣，雖有憤戾，食之潛消。以沸湯點之，色淡碧，芬如蘭臭，可以香口，絕勝雞舌香。烏欖子大肉厚，其性溫，故味澹甘，以溫水泡軟，俟紫脂浮溢乃可食。水冷則濕生膠，熱則肌膚反實，故必溫水之和乃醇，其性亦有婉諫之道焉。白者亦曰雄，烏者亦曰雌，白陽而烏陰，陽故色白而行氣，陰故色紅而補血，陰故烏者有仁可食，陽故仁小而不成，此其別也。《酉陽雜俎》以枝南向者為橄欖，東向者為木威，高、雷間則以烏者為木威。予詩：「山果木威香。」有龍蓯果者，木幹中空，高二三丈，亦有雌雄，雄者不實，雌不花，雄之花即雌之實，雄不自為實，雌亦不自為花也。雄雌並植始實，實如王瓜，一枝環繞數十枚，煮之味類匏，特出惠州，亦橄欖之類。

## 檳榔

檳榔，產瓊州，以會同為上，樂會次之，儋、崖、萬、文昌、澄邁、安定、臨高、陵水又次之，若瓊山則未熟而先采矣。會同田腴瘠相半，多種檳榔以資輸納，諸州縣亦皆以檳榔為業，歲售於東西兩粵者十之三，於交趾、扶南十之七，以白心者為貴。暹羅所產曰番檳榔，大至徑寸，紋粗味澀，弗尚也。三四月花開絕香，一穗有數千百朵，色白味甜，雜扶留葉、椰片食之，亦醉人。實未熟者曰榨榔青，青，皮殼也，以檳榔肉兼食之，味厚而芳，瓊人最嗜之。熟者曰檳榔肉，亦曰玉子，則廉、欽、新會及西粵、交趾人嗜之。熟而乾焦連殼者曰棗子檳榔，則高、雷、陽江、陽春人嗜之。以鹽漬者曰檳榔鹹，則廣州、肇慶人嗜之。日暴既幹，心小如香附者曰幹檳榔，則惠、潮、東莞、順德人嗜之。當食時，鹹者直削成瓣，幹者橫剪為錢，包以扶　　，結為方勝，或如芙蕖之並跗，

或效蛺蝶之交。內置烏爹泥石灰或古賁粉，盛之巾盤，出於懷袖，以相壽獻。入口則甘漿洋溢，香氣薰蒸，在寒而暖，方醉而醒。既紅潮以暈頰，亦珠汗而微滋，真可以洗炎天之煙瘴，除遠道之渴饑，雖有朱櫻、紫梨，皆無以尚之矣。若夫灰少則澀，葉多則辣，故貴酌其中。大嚼則味不回，細咽則甘乃永，故貴得其節。善食者以為口實，一息不離，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青，立唾之矣。予嘗有竹枝詞云：「日食檳榔口不空，南人口讓北人紅。灰多葉少如相等，管取胭脂個個同。」謂此。粵人最重檳榔，以為禮果，款客必先擎進，聘婦者施金染絳以充筐實，女子既受檳榔，則終身弗貳。而瓊俗嫁娶，尤以檳榔之多寡為辭。有鬥者，甲獻檳榔則乙怒立解，至持以享鬼神，陳於二伏波將軍之前以為敬。按《本草》以小而味甘者為山檳榔，大而味澀者為豬檳榔，最小者曰蒘子，又名公檳榔。圓大者名母檳榔。雷氏言：尖長有紫文者名檳，圓大而矮者名榔。榔力大，檳力小，今醫家亦不細分，但以狀作雞心，穩正不虛，內有錦文者為佳。予謂賓與郎皆貴客之稱，嵇含言：交廣人客至，必先呈此果。若邂逅不設，用相慊恨，檳榔之義，蓋取諸此。越謠云：「一檳一榔，無萋亦香。扶留似妾，賓門如郎。」賓門即檳榔也。又云：「檳榔為命賴扶留。」

## 桄榔

桄榔似樓櫚而多節，巨者徑二三尺，幹長五六丈，至杪乃柯條相比。葉生於杪，不過數十百葉，葉下有須，長短如鹿馬尾，微風動之，蕭疏可愛。花開成穗，綠色，子如青珠。每一樹輒有青珠百餘，條須多於葉，珠又多於須，風飄颺之，若水簾繽紛而下垂也。廣人遇旱，每以珠結香亭，舁之祈禱，謂可致雨。子紅熟者，連瓤食之頗甜，皮中有白粉，曰桄榔面，故海南人有「檳榔為酒、桄榔為飯」之語。其心似藤心。以為炙，亦滋腴極美。南方奇木故多樓樵本，而皆可食，恍榔蓋其一云。桄榔一名須木，語云：「毋言天涯，可以為家。食有須木，飲有酒花。」謂此。木色類花梨而多綜紋，珠暈重重，紫黑斑駁，可以車鏇作器，須可織巾及掃帚，肌甚剛，可作鎒鋤及槍以代鐵，番人多用之。下四府人以其小者為屋椽，為梁柱，然多空心，與檳榔、椰、蒲葵三種，皆號木中之竹。檳榔葉小椰葉大，二種取其實。桄榔取其材，蒲葵取其葉。一種南椰取其粉。皆南天之奇植也。諸祠宇多植桄榔、蒲葵、木棉，佛寺多植菩提，裏社多榕，池塘堤岸多水松、荔支。廣州訶林，舊多訶子、頻婆，其菩提樹，植自蕭梁年間，為諸寺菩提之祖。南海廟波羅蜜樹，亦為十郡波羅蜜祖。廣州屯田道署有梡樹，若榕非榕，榕冬時葉不萎落，梡則盡落，亦數百年物，為諸梡之祖。故廣州城中老樹，以訶林菩提及此梡並稱，而桄榔則最古者少矣。

## 椰

椰產瓊州。栽時以鹽置根下則易發，樹高六七丈，直竦無枝，至木末乃有葉如束蒲，長二三尺。花如千葉芙蓉，白色，終歲不絕。葉間生實如瓠係，房房連累，一房二十七八實，或三十實，大者如鬥，有皮厚苞之，曰椰衣。皮中有核甚堅，與膚肉皆緊著。皮厚可半寸，白如雪，味脆而甘。膚中空虛，又有清漿升許，味美於蜜，微有酒氣，曰椰酒。蘇軾詩：「美酒生林不待儀。」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，不待儀狄而作也。瓊人每以檳榔代茶，椰代酒，以款賓客，謂椰酒久服可以烏鬚云。予詩：「瓊南無酒家，酒向椰中取。椰子有一心，出酒如娘乳。」又云：「椰心在酒中，大似銀桃子。浸以玉漿寒，食之甘且旨。」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，大小不一，宜以檳榔兼嚼之。雷、瓊婦女多鬻檳榔於市，以浮留葉結疊鴛鴦相餉，潛點椰心其中。予有竹枝詞云：「數錢爭出手纖纖，葉結鴛鴦滿翠奩。莫道檳榔甘液好，買儂椰子更心甜。」凡揀椰子，以手搖之，聽其中水聲清亮，則其心大而甜，其肉厚，其殼亦堅，水聲濁則否。蓋椰心以水而養，椰無水則無心，往往而是。瓊州歌有云：「不買椰衣隻買心。」

## 橘柚

吾粵多橘柚園，漢武帝時，交趾有橘官長一人，秩一百石，其民謂之橘籍，歲以甘橘進禦。王逸云：「東野貢落疏之文瓜，南浦上黃甘之華橘。」是也。唐有禦柑園，在羅浮。按羅浮柑子，開元中，始有僧種於南樓，其後常資進獻，其屬有赭、黃二色，大三寸者，黃者柑，赬者橘也。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，月生一子，以其皮為橘紅，瀹湯飲之，痰立釋。曩亦進禦，今為大風所拔，新種一株，味不及。化州故多橘紅，售於嶺內，而產署中者獨異其類。有曰橙者，皮厚而皺，人多以白糖作丁，及佛手、香椽片為蜜煎糝，貨之。橘圜有紅白，大者曰柚，最大者曰鑩柚，小曰邏柚，熟於早禾時曰禾虆，以其極圓，故曰邏曰虆也。春時，兒女蒸取柚花油，以作香膽口脂，謂可美顏。有香柚者，出增城，小而尖長，甚芬鬱，入口融化。然其性能化物，不能自化，雖香液飴津，甘漿浸齒，多食之輒能病人。近為貪令所苦，每出敎，取至萬枚，需金以代，今樹亦且盡矣。柑亦橘之類，以皮厚而粗點及近蒂起饅頭尖者為良。產四會者光滑，名魚凍柑，小民供億亦苦，柑戶至洗樹不能應。產增城者，以沙貝、東洲、西洲為貴，其土高，多細白沙，與海潮遠，鹹味不接，故甘美。荔支亦然。凡食柑者，其皮宜陽擘，不宜陰擘，陽擘者自上而下，下者蒂也，陰擘自下而上，則性太寒，不宜入藥。其未熟而落者青皮，年久而芳烈入腦者陳皮，逾嶺得霜雪氣益發香。橙皮辛性溫，主消腸胃中惡氣，兼醒宿酲。外有水橙，似柑而稍大，皮甜可食。又有桔，亦與柑類。曰蜜柑者，小而甘。曰松皮桔者，皮

紅不粘，肉微酸。其皮皆不及柑。一種名黃淡子，色黃味酸，花可薰香，是曰塌橘。又有壺橘、山橘，性皆畏冷不宜肥，肥則春分後多死，故宜種於山穀間。其木善生蠹，而螞蟥氣辛，可以養之。有曰岑梨，即橙梨，大如橘味。又有金橘，最小，剝皮則酢，合食則甘，皆厥包之珍也。香櫞，一曰枸櫞，以高要極林鄉為上，其狀如人手，有五指者曰五指柑，有十指者曰十指柑，亦曰佛手柑。有單拳有合掌不一，花開即見其子於蕊中，子成長如小瓜，皮若橙柚而光澤，肉甚厚，色白如肪。然亦松虛，味短，惟香芬大勝香櫞，經久不歇耳。搗大蒜罨其蒂上，香更充溢。以汁浣葛紵，絕勝酸漿，一名飛穰。

番禺鹿步都，自小坑火村至羅岡，三四十里，多以花果為業，其土色黃兼砂石，潮鹹不入，故美。每田一畝，種柑桔四五十株，糞以肥土，溝水周之。又采山中大蟻，置其上以辟蠹。經三四歲，桔一株收子數斛，柑半之。柑樹微小於桔，桔茂盛可至二十餘歲，柑亦半之。熟時黃實離離，遠近照映，如在洞庭包山之間矣。自黃村至朱村一帶，則多梅與香蕉、梨、栗、橄欖之屬，連岡接阜，彌望不窮，史所稱番禺多果布之湊是也。吾粵自昔多梅，梅祖大庾而宗羅浮，羅浮之村，大庾之嶺，天下之言梅者必歸之。若荔支，則以增城為貴族，柑、橘、香櫞，以四會為大家。歲之正月，廣利墟賣柑橘秧者數十百人，其土良，其柑甜美，勝於四會、新興。其種散在他處，香味迥殊，以故居人擅其利。番禺土瘠而民勤。其富者以稻田利薄，每以花果取饒，貧者乃三糯七秈，稼穡是務。或種甘蔗以為糖，或種吉貝以為絮。南海在在膏腴，其地宜桑，宜荔支。順德宜龍眼，新會宜蒲葵，東莞宜香，宜甘蔗，連州、始興宜茶子，陽春宜縮砂蜜，瓊宜檳榔、椰。或遷其地而弗能良，故居人利有多寡。

## 波羅樹

波羅樹，即佛氏所稱波羅蜜，亦曰優缽曇。其在南海廟中者，舊有東西二株，高三四丈，葉如頻婆而光潤。蕭梁時，西域達奚司空所植，千餘年物也。他所有，皆從此分種。生五六年至徑尺，削去其杪，以銀針釘腰即結實。其實不以花，成實乃花。然常不作花，故佛氏以優缽曇花為難得。每樹多至數十實，自根而幹而枝條，皆有實，累累疣贅。若不實，則以刀斫樹皮，有白乳湧出，凝而不流則實。一斫一實，十斫十實，故一名刀生果，其以乳而實者，乳，血也，猶人以母之血孕育而成形也。其根或行旁舍，則實潛結地中，熟而地裂，聞香始知，較枝幹所生者尤美，此所謂無花之果也。廣南無花之果，若古度子，若猴桃，若楊搖子，凡有三四種，以波羅蜜為大。蓋果之胎生者，果不以花，果成或一生花，蓋其花不為果而生，可以花可以無花者也。天下有有花無果之花，即有有果無花之果，造物者固以不齊為道。《天問》云：「女岐無合夫焉取。」九子夫

亦無花之果焉耳。波羅熟以盛夏，大如鬥，重至三四十斤。皮厚有軟刺，礧砢如佛頭旋螺。肉含純瓤，間疊如橘柚囊，氣甚芬鬱，有幹濕苞之分。幹苞者，液不濡膩，味尤甜。每實有核數百枚，大如棗仁，如栗黃，煏熟可食，能補中益氣，悅顏色。天下果之大而美者，惟此與椰子而已。廟中二樹已朽，今所存是其萌蘖，亦大數十圍，薜蘿糾纏，枝柯臃腫，與訶子、槐、榕諸樹，森列階下，皆數百年物也。相傳波羅國有貢使，攜波羅子二登廟下種。風帆忽舉，舶衆忘而置之。其人望而悲泣，立化廟左。土人以為神，泥傅肉身祀之，一手加眉際，作遠矚狀，即達奚司空也。廟以故及江皆名波羅。廟外波濤浩淼，直接重溟，獅子洋在其前，大小虎門當其口，欠伸風雷，噓吸潮汐，舟往來者必祗謁祝融，酹酒波羅之樹，乃敢揚颿鼓柁，以涉不測。

## 訶子

訶子，一作苛子，樹株似無楒，花白子黃似橄欖，皮肉相著，以六路者為上。廣州光孝寺，舊有五六十株，子小味不澀，多是六路，以進禦，今皆盡矣。寺本虞翻舊苑，翻謫居時，多種蘋婆、苛子樹。宋武帝永初元年，梵僧求那羅跋陀三藏至此，指苛子樹謂衆曰：「此西方訶梨勒果之林也，宜曰苛林製止。」於是寺名訶林。寺中有達磨洗缽泉以此。木根蘸水，水故不鹹，每七八月子熟，寺僧輒煎訶子湯延客，和以甘草，色若新茶，謂可變白髭髮云。訶樹不知伐自何時，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，殿前有榕四株，門有蒲葵二株為古物。予詩云：「虞園雖是古浮圖，訶子成林久已無。一片花宮生白草，牛羊爭上尉佗都。」

## 羊桃

羊桃，其種自大洋來，一曰洋桃。樹高五六丈，大者數圍，花紅色，一蒂數子，七八月間熟，色如蠟，一名三斂子，亦曰山斂。斂，棱也。俗語訛棱為斂也。亦以其味酸能斂顏色也。有五棱者名五斂，以糯米水澆則甜，名糯羊桃。廣人以為蔬，能辟嵐瘴之毒。中蠱者，搗自然汁飲，毒即吐出。脯之，或白蜜漬之，持至北方，不能水土與瘧者，皆可治。蘇長公詩：「恣傾白蜜收五棱，細劙黃土栽三椏。」注：廣南以田為棱，收五棱。則所種酒稻白蜜以言酒，皆非也。五棱正與三椏對，人參讚曰：「三椏五葉，背陽向陰。」

## 山桃

山桃，大於尋常桃，陸賈云：「羅浮山頂有楊梅山桃，海人時登采拾。止於飽食，不得持下。」羅浮固多異果，不知賈當時何自知之，豈嘗一至羅浮耶！廣中又有冬桃，似橄欖而圓，色綠，味甘酸。有扁桃，似桃而扁，一曰偏桃。大者若鴨卵，色青黃，味酸微甜，皆山桃之屬。

## 蒲桃

蒲桃，樹高二三丈，其葉如桂花，開自春至冬，叢須無瓣，如剪黃綠絲球，長寸許。廣中兒童，多為十穗髻象之。予詩：「十穗蒲桃髻，其實如蘋果。」色亦黃綠，而香甜在殼。殼厚半指，核小如彈子，與殼不相連屬，搖之作響。羅浮澗中多甚，猿鳥含啄之餘，隨流而出，山人阻水取之，動盈數斛。以釀酒曰蒲桃春，經歲香氣不減，作膏尤美。

## 夾竹桃

夾竹桃，一名桃柳，葉如柳，花如絳桃，故曰桃柳。枝幹如棘竹而促節，故曰夾竹。本桃類，而其質得竹之三柳之七，柳多而竹少，故不曰夾柳桃。終歲有花，其落以花不以瓣，落至二三日，猶嫣紅鮮好，得水湯漾，朵朵不分。開與衆花同，而落與衆花異，蓋花之善落者也。故又曰地開桃，似落於地而始開然。有曰芙蓉桃，千葉深紅，後桃花一月始開。一花而兼二，以為芙蓉則桃，以為桃則芙蓉，不可以專名之，故曰芙蓉桃。又有菊桃。瓊州有李桃，一枝有紅白，或一花有紅白，然大約紅多於白，其白則李也，言色者先白而後紅，故曰李桃。八九月時與桃花盛開，故諺曰：「桃李爭秋。」肇慶七星岩有四季桃。

## 蜜望

蜜望，樹高數丈，花開繁盛，蜜蜂望而喜之，故曰蜜望。花以二月，子熟以五月。色黃，味甜酸，能止船暈，飄洋者兼金購之，一名望果。有天桃者與相類，樹高亦數丈，巨者百圍。正月花，六七月子熟，大如木瓜，味甜酢，以羹魚尤善。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。然年荒乃多結實。粵謠云：「米價高，食天桃。」故廣人貴望果而賤天桃，貴之故望之。蜜望其花，人望其果也。」

## 宜母

宜母，子似橙而小，二三月熟，黃色，味極酸，孕婦肝虛嗜之，故曰宜母。元時，於廣州荔支灣作禦果園，栽種裏木樹，大小八百株，以作渴水。裏木即宜母子也，一名梨檬子。吳萊詩：「廣州園官進渴水，天風夏熟宜檬子。百花醞作甘露漿，南國烹成赤龍髓。」蓋以裏木子榨水煎糖也。凡木果之汁，皆可為之，香酸經久不變。蒙古以為舍裏別，即渴水也。宜母子以鹽醃之，歲久色黑，可治傷寒痰火，一名藥果。當熟時，人家競買以多藏，而經歲久為尚。汁可代醋，染大紅，以其汁調乃上。

## 人面

人面，子如大梅李，其核類人面，兩目鼻口皆具。肉甘酸，宜為蜜煎。仁絕美，以點茶，如梅花片，光澤可愛，茶之色香亦不變。以增城水東所產為佳。水東在城南雁塔下，其樹僅數十株。子皮薄，落之使潰爛，乃乾其核囊之。其仁門寬，稍搖即脫。去水東咫尺，所產不然。有買者，隨多寡取核搖之，不預出其仁也。此樹最宜沙土，沙土松則根易發，數歲即婆娑偃地。山居家，其祖父欲遺子孫，必多植人面、烏欖。人面賣實，烏欖賣核及仁，百餘年世享其利。番禺大石頭村，婦女多以斫烏欖核為務。其核以炊，仁以油及為禮果。有詠烏欖者云：「隻應人面子，與爾共成仁。」蓋粵中惟此二果以仁重。

## 諸山果

廣中山果，曰穀子者，大如橄欖而長，初亦苦澀，後甘，嫩者蜜漬之可食。曰餘甘子，樹高丈餘，葉如槐，子如川楝，白色，有文理，核作六棱，亦初苦澀後甘，行者，以之生津，一名庵摩勒。曰鬼目子，大如梅李，皮黃肉紅，味甚酸，人以為蔬，以皮上有目名鬼目。一曰麃木，麃者，鬼之訛也。曰山棗子，葉似梅，子如荔支，九月熟。曰卍果，果作卍字形，畫甚方正，蒂在字中不可見，生食香甘，一名蓬鬆子。曰椑橙子，樹似甘蕉，子如馬乳而小，俗稱牛奶柹，亦曰牛乳子。廣人言乳曰奶，中有美漿若牛乳，故曰牛奶子，一名楾棗。曰五子，其狀如梨，有五核。曰千歲子，蔓生，子在根下，有綠須交加如織，一苞恒二百餘子，皮青黃，幹者殼肉相離，撼之有聲，似肉豆蔻。曰秋風子，包裼，如梨而小，味酸澀，熟乃可食。曰金紐子，色紅黃，味甘，大如秋風子。俗歌云：「一雙金紐子，無計上羅衫。」曰青竹子，如桃而圓，味酸色黃。曰羊齒子，一曰羊矢，如石蓮而小，色青味甘。曰不納子，實如圓棗，十月黃熟，味甜酸，蓋蘋果之小者。粵中少蘋果、花紅二種，以不納子代之。曰山葡萄，一名蘡薁，其莖細蔓，花紫白，實比葡萄而小，色赤味酢，可為酒，八九月熟。曰山韶子，類荔支，而鮮麗過之，微有小毫，一名毛荔支，亦曰毛珧子，肉薄而酸澀，著核不離，蓋荔支之變者。曰胭脂子，子赤如

胭脂，味甜酸，諺曰：「不采紅蓼花，但采胭脂子。持以作朱顏，其餘入玉齒。」曰都撚子。樸樕叢生，花如芍藥而小，春時開，有紅白二種，子如軟柿，外紫內赤，亦小，有四葉承之，每食必倒撚其蒂，故一名倒撚子。子汁可梁若胭脂，花可為酒，葉可曲，皮漬之得膠以代柿。蘇子瞻名曰海漆，非漆而名為漆，以其得乙木之液，凝而為血，而可補人之血，與漆同功，功逾青黏，故名。取子研濾為膏，餌之又止腸滑。以其為用甚衆，食治皆需，故又名都撚。產羅浮者高丈許，子尤美。曰黃皮果，狀如金彈，六月熟，其漿酸甘似葡萄，可消食順氣除暑熱，與荔支並進。荔支饜飫，以黃皮解之。諺曰：「饑食荔支，飽食黃皮。」有曰白蠟子者，與相似，其味尤勝。諺曰：「黃皮白蠟，甜酸相雜。」曰蘋婆果，一名林檎，樹極高，葉大而光潤，莢如皂角而大，長二三寸，子生莢兩旁，或四或六，子老則莢迸開，內深紅色，子皮黑肉黃，熟食味甘，蓋奕栗也。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，與訶梨勒、菩提雜植虞翻苑中，今遍粵中有之。梵語曰蘋婆，以其葉盛成叢，又曰叢林。一種水榔子，與相似，多生水間。或謂林擒為雄，水榔為雌。粵歌云：「水榔林檎大小同，盤中不辨是雌雄。」

## 苦楝

苦楝最易生，村落間凡生女必多植之，以為嫁時器物。花紫多實，實苦不可口。故童謠云：「荔支好食不生子，苦楝無甘墜折枝。」花可入香。子瞻云：「溫成皇後閤中，香用松子膜、荔支皮、苦楝花，沉檀、龍麝皆不用。」蓋亦見珍於古。

## 牡丹

廣州牡丹，每歲河南花估持根而至，二三月大開，多粉紅，亦有重疊樓子，惟花頭頗小。花止一年，次年則不花，必以河南之土種之，乃得歲歲有花。予詩：「由來南海上，未有雒陽花。」又云：「香教天早暖，紅使露多華。」又云：「花估持來遠，兼金買幾枝。」又云：「地暖重樓少，天晴淡粉滋。」芍藥亦花，然亦不能大朵，地氣使然。語曰：「南花宜暖，北花宜寒。」

## 木芙蓉

木芙蓉，本名拒霜，以其狀似芙蓉生於木，故曰木芙蓉。《楚辭》：「搴芙蓉兮木末。」楚之芙蓉有水而無木，故三閭以為言也。木芙蓉以秋深開，水芙蓉既謝，花乃繼之，至冬深而罷。雖岸生，亦喜臨水，得水則容顏益媚。予詩：「芙蓉面面笑窺池，在水還如

在木時。」又云：「人家盡種芙蓉樹，臨水枝枝映曉汝。」一名木蓮。予詩：「郎如木蓮發，妾似水蓮開。可憐花與葉，不得兩蓮來。」又云：「可惜芙蓉發，煙波隔幾重。那能將水木，合作一芙蓉。」其重台者多露，而顏色不定，一日三換，又稱三醉。將紅曰初醉，淺紅曰二醉，暮而深紅為三醉，故亦曰酒芙蓉。又有添色芙蓉，初白花，次日稍紅，又次日深紅，又謂三日醉芙蓉。予詩：「芙蓉三日醉，菡萏一秋香。」其子自秋至春不落，皮可為筆為布，故廣州有芙蓉布。

## 夜合

夜合，木本，葉如栗，花如茗茶，色白。其開以夜，開而其半若合，一似開於曉而合於夜，故曰夜合。山歌云：「待郎待到夜合開，夜合花開郎不來。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，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。」夜合四時有花，而當暑尤盛，與含笑類。大含笑則大半開，小含笑則小半開，半開多於曉，一名朝合。小含笑白色，開時菩蕾微展，或菡萏之未敷，香尤酷烈。古詩云：「大笑何如小笑香，紫花那似白花妝。」又有紫含笑，初開亦香，是子瞻所謂「娟娟泣露，暗麝著人」者。羅浮夜合、含笑，其大至合抱，開時一谷皆香。

## 木樨

木樨，與桂相似，而花多過之，秋深尤盛。白沙有《九月木樨盛開寄賀黃門詩》云：「香逐西風起，氤氳入杳冥。不知從此去，幾日到遼城。」以香相寄，可謂吾無隱矣。

## 月貴

月貴，有深淺紅二色，花比木芙蓉差小，蓋荼蘼之族也。月月開，故名月貴，一名月記。宋子京云：花亙四時，月一披秀，故又名月月紅。廣東為長春之國，雖涸陰冱寒，花開不輟，月貴其一也，佛桑亦然。而瓊州芙蓉一種，自五月開至冬盡。佛桑多與牡丹相似，花朵大，有重樓子而香，終歲盛開。梅、菊亦大朵，梅不以春，菊不以秋，二花時時相見也。儋州有四季蓮。

## 茉莉

茉莉，本有藤月本，其花有實珠，有千葉，有重台。春間分種，或黃梅時扡之，六月六日種尤宜。以殘茶、米漿及魚腥水沃之，則花繁。語曰：「六月六日種茉莉，雙瓣重台

香撲鼻。」藤本尤香，然皆以柳州所產者為貴。花大至十餘瓣，香似黃檀味甚厚。茉莉與素馨皆以日入稍陰乃開，夜合亦然。香皆旖旎近人，沾之者竟日芬膩。予詩：「花以月明開，香因人氣甚。」陸賈常稱茉莉不著風土而變，可謂愛之深者。雷、瓊二州有綠茉莉，本如蔦蘿。有黃茉莉，名黃馨。又有紫茉莉，春間下子，早開午收，一名胭脂。花可以點唇，子有白粉可傳面，然皆不如白色者香。有番茉莉，花大至二十餘瓣，作重樓寶珠，香染衣裾，益不易脫，茉莉之第一種也。當春盡摘其葉，葉少花乃繁，然苦為飛絲蟲所食，未開而蕾已損，蓋日午摘花所致。予詩：「未開先食蕾，蟲細苦飛絲。」

## 貝多羅

貝多羅，來自西洋，葉大而厚，梵僧嘗以寫詩。唐人詩：「貝葉經文手自書。」是也。花大如小酒杯，六瓣，瓣皆左紐，白色，近蕊則黃，有香甚縟，落地數日，朵朵鮮芬不敗。

## 杜鵑花

杜鵑花，以杜鵑啼時開，故名。西樵岩穀間，有大粉、紅、黃者，千葉者，一望無際。羅浮多藍紫者、黃者、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。是花故多變，而殷紅為正色。予詩：「子鵑魂所變，朵朵似胭支。血點留雙瓣，啼痕漬萬枝。」

## 丁香

丁香。廣州亦有之，木高丈餘，葉似櫟，花圓細而黃，子色紫，有雌有雄。雄顆小，稱公丁香。雌顆大，其力亦大，稱母丁香。從洋舶來者珍，番奴口嘗含嚼以代檳榔。其樹多五色鸚鳥所棲，以丁香未熟者為餌，子既收，則啄丁皮。

## 女青

女青，一名萬年枝，一名冬青，亦曰女貞木。身大合抱，肉厚皮粗，經冬不謝，結子青黑色，有瓤核，飛禽嗜之，亦名凍青。予詩：「有美雲堂樹，冬生翠負霜。少陰精自固，名以凍青香。」又有男青與相似，條蕊皆朱色，尤易植，人罕知之。予詩：「行人隻道冬青樹，不識男青定女青。」龐韶台詩：「男青蕊幹赤離披，插土旋生繞短籬。歲歲冬青寒更好，行人錯認萬年枝。」

## 山丹

山丹，一曰山大丹，其花四出，自根開至杪。一樹作數千百大花，有四葉承之。一大花又作數千百小花，攢簇為一大球，微有絲縷，類馬首繁纓，數月不落。色大絳，入夜光豔如火，名不夜花。盛夏當烈日種之易生，終歲皆花。五月得太陽之正，花尤大，殷紅若瑪瑙盤，日照彌鮮，兒女多戴之，取其不易凋落，經久變黃尚可愛。予詩云：「願君如山丹，花紅至百日。」又云：「願君似山丹，紅顏得長保。一開三月餘，黃落猶能好。」山丹或謂即赭桐，木棉即刺桐，蓋嶺南珍木多名桐，非桐而以為桐，亦猶水松非松以為松也。或曰《唐本草》以山丹為賣子木，其名不美，變亂以來，民多窮困，雖有山丹紅豔，兒女不能與之相保。有詠者云：「昨日官錢鬻一兒，今日官錢鬻一女。山丹更莫生紅花，我家兒女無如許。」其感傷若此。或曰：「賣當作買。」

山丹，一名珊瑚林。予詩：「亦是珊瑚種，花開大似盤。石家如意好，擊碎作山丹。」又云「珊瑚亦作林，紅絕知三歲。自紅開至黃，不忍離頭髻。」蓋珊瑚三歲已絕紅，而山丹生花甚早，故云然。山丹亦有淡紫者，蓋以不大向陽也。

## 佛桑

佛桑，枝葉類桑，花丹色者名朱槿，白者曰白槿，有黃者、粉紅者、淡紅者，皆千葉，輕柔婀娜，如芍藥而小，蓋麗木也。一曰花上花，花上復有花者，重台也。一名愛老，不愛老也。」不愛老而曰愛老，飾詞也。予有《愛老曲》云：「枯腸能生萓，卿乃不言好。不如朱槿花，姿容能愛老。」其朱者可食，白者尤甜滑，婦女常以為蔬，謂可潤容補血。一名福桑，又一名扶桑。予詩：「佛桑亦是扶桑花，朵朵燒雲如海霞。日向蠻娘髻邊出，人人插得一枝斜。」

## 瑞香

乳源多白瑞香，冬月盛開如雪，名雪花。刈以為薪，雜山蘭、芎藭之屬燒之，比屋皆香。其種以攀枝為上，有紫色者香尤烈。雜衆花中，衆花往往無香，皆為所奪，一名奪香花，幹者可以稀痘。

## 合歡

高州有合歡樹，枝葉若拘係然，亙相交結，風至輒分解，一離一合，狀若有情，故名合歡。花兼紅白色，有絲茸甚香，佩之可以蠲忿。番禺有合歡菜，四葉相對，晝開夜合。予有《合歡詞》云：「郎種合歡花，儂種合歡菜。菜好為郎餐，花好為郎戴。天生菜與花，來作合歡配。合歡復合歡，花菜長相對。」又有《定情曲》云：「願作合歡草，夜則為一莖。與郎纏綿死，地下猶相並。」

合歡木似梧桐，枝柔弱，葉細而繁，每風來，輒自相解不相牽綴。五月花發，上半白，下半肉紅，散垂如絲。秋實作莢，子極其薄細。其葉至暮即合，一名合昏，亦曰夜合，蓋夜合花其花夜合，合歡木其葉夜合，性各不同。予詩：「合歡合葉不合花，花合何如葉合好。夜夜相交不畏風，令君蠲忿長相保。」

指甲花

指甲花，頗類木樨，細而正黃，多須葯，一花數出甚香。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，紅豔奪目。唐詩「彈箏亂落桃花片」，似謂此。一種金鳳花，亦可染，名指甲桃，葉小如豆，花四瓣層層相對，一幹輒有二種花，一深紅，一黃邊紅腹。其蕊大者為鳳頭，小者鳳尾，尾修長縷縷。又有兩翅，粵女多象之作釵。二三月時栽之，與指甲花為一叢。兒童向街頭賣者，多此二花。

南燭

南燭，生羅山高處，初生三四年，狀若菘，漸似梔子，二三十年成大株，蓋木而似草者也。葉似茗而圓厚，冬夏常青。枝莖微紫，大者高四五丈，肥脆易折。子如茱萸，九月熟，酸美可食。昔朱靈芝真人以其葉兼白秔米九蒸暴之，為青精飯，常服，人稱青精先生。今蘇羅徭人，每以社日為青精飯相餉，師其法也。蘇羅乃羅浮最深處。予詩：「社日家家南燭飯，青精遺法在蘇羅。」

四種花

西蕉向有四種花，他處所無。曰山石榴，三月盛開，稱滿山紅。曰錦鶯花，葉如碧蘭，花瓣上紅下白。曰白鶴花，葉如三菱，莖上出花，狀白鶴，頭頸翅足皆具，頭又有黑點如眼睛，開於暮春。曰粉蝶花，枝條甚柔，花如粉蝶然。湛文間嘗為四花亭玩之。又有

月桂二株，石榴一株，在煙霞隱居之前。月桂多花，石榴多實，則是年禾茶皆{艸熟}，山人以為驗。

## 櫟

陽春縣署有櫟，高十丈餘，垂蔭數畝，根幹如古藤，下垂延絡牆壁，復屈盤生入地中，穿出階砌，以不材而益其怪。怪而不材之，壽益以久長，為一邑之名樹，可異也。或謂櫟與榕及鷹不泊，火之皆不然，故蕉蘇弗施斤斧。嗟夫！木而不然，木之變也，火之力至是而窮矣，其真不材之木也哉！

## 九里香

九里香，木本，葉細如黃楊，花成艿，色白，有香甚烈。又有七里香，葉稍大。其木皆不易長。廣人多以最小者製為古樹，枝幹拳曲，作盤盂之玩，有壽數百年者。予詩：「風俗家家九里香。」

## 山礬

山礬，葉如梔子，可辟書蠹，灰其葉以染紫為黝，可不用礬，故名。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，亦曰白嬋子，入藥名山梔子。予詩：「結果但道山梔子，不記花開是白嬋。」

## 蠅樹

西蕉多種茶，茶畦有蠅樹，葉細如豆，葉落畦上，則茶不生蚊。旱則蠅樹降水以滋茶，潦則蠅樹升水以熯茶，故茶恒無旱潦之患。又夏秋時，蠅皆集於蠅樹不集茶，故茶不生蚊而味芳好。蓋蠅樹者，茶之所賴以為潔者也，己受蠅汙，而以潔與茶，為德於茶者也。然下山茶畦種之，山上則否，以山上雲霧多，不生蠅也。

## 藥樹

化州石城之間有藥樹，狀似木棉，青精液色白，見風則黑，是名藥脂。土人以濡箭鏃為瞑藥，以射虎，虎三躍死矣。或有人誤食之而不死者，以其五臟無損血，與藥脂不相遇也。或有手足微破，藥脂沾之立死者，以其血與藥脂相遇，血為逆流，直強毒入於心髓

也。或以射山豬而不死，則以其皮厚多肉，不易見血也。山豬中藥箭，則齧木槤根以自療。土人知之，用藥箭必含一木槤子或橄欖，蓋藥樹與橄欖性相犯，凡藥樹之山無橄欖，則藥脂驗，能死虎，有橄欖則否。

## 花之應候

嶺南花不應節候。予詩：「花到嶺南無月令。」又云：「梅喜炎洲暖，長開在菊前。」謂十月間梅與芝齊發也。正月菊亦有花。白沙詩：「春到東籬花亦知，紅桃白李正當時。東風自領芳菲去，也為秋香作意吹。」海南荷花，嘗與梅菊相接，蕊小而香清，臘月尤勝。陳覺詩：「五月芙蕖冬更香，解陪梅菊到冰霜。」嵇含云：「嶺外多花，在春華者冬秀，夏華者春秀，秋華者夏秀，冬華者秋秀。其華竟歲，故婦女之首，四時未嘗無花。」昌黎詩：「二年流竄出嶺外，所見草木多異同。冬寒不嚴地恒泄，陽氣發亂無全功。浮花浪蕊鎮長有，才開還落瘴霧中。」諸花亦多香，蓋炎德之所韞發。而陸賈言：「南越境百花不香」，然今蘭、蕙、桂、蓮、玫瑰等花與中州同，亦未嘗不香。豈地氣日盛，視昔有以異歟！

嶺南花不可以時序限之，予有《秋日對花詩》云：「重陽節過即芳菲，么鳳枝頭啄不稀。梅蕊竟先黃菊放，卻嫌綠萼得霜肥。」又云：「花曆天南最不同，吹噓不必定春風。東君自解行秋令，先遣梅開九月中。」又《冬日對花》云：「六種爭開向藥欄，冬來花事不曾殘。天南春色無來去，長與東皇共歲寒。」六種者，梅、菊、月貴、高麗菊、雁來紅、水仙也。嶺南花大抵盛於秋冬，至初春已盡。花朝時，但有綠葉及結子青青而已。昌黎詩：「南方二月半，春物亦已少。」

## 花木曆

元旦雞鳴，以火照桑、果元蟲，以斧駁斫樹，則子繁不落，是曰嫁樹。嫁李以石安枝間，嫁石榴以石累根上，嫁諸果以長竿擊樹梢。是月也，諸果以望前種則多實，忌西南風、火日。竹栽宜初二日，蔗栽宜望日。桃栽宜密，李宜疏，杏宜近人室家。諸果未芽，則鑿去正根以騙之。二月宜插芙蓉、楊柳，順插則楊，倒插則柳。葡萄宜插蘿卜中，芙蓉宜插堤岸，梨以春分插，漆以根三四寸插。移種諸花木宜上旬，宜分蘭，宜接博果木。凡接果木，腰接離地二尺許，根接離地二寸許。櫟上接栗，桑上接楊梅，椐柳上接核桃。或皆用桃樹，兩兩相交，封以黃土，壅以肥垢，燒腐草以拒霜，勿使凍著接枝，則易生。花既芽，角澆糞水，俟嫩條長，花頭出，結實稍大，乃澆糞水。實時以羹潑之則實多，

春根則實固。清明前後亦宜博接果木，梅上接李，杏上接梅，柿上接桃，桐上接栗，接蜀茶又山茶，接玉蘭以木棉，接瑞香以榕。陳樹人尤善博接，凡花木同類者，各候其梁液所至之時，博接之無弗活者。非其類則氣不相貫，雖活不久。故或去支護本，使氣在本，實乃壯大。或去本護支，使氣在支，花乃繁茂，其巧不可縷數。物性雖殊，而不能逃人之智。予嘗得其法，以辛夷、木蘭合為一。有詩云：「辛夷與玉蘭，一白復一紫。二花合一株，顏色更可喜。」清明又宜種荔支、龍眼。種荔支必使枝葉東向，斜其本使葉蔭根，每畝二十餘株，以土培壅高二尺，下為溝洫。龍眼以稻草纏之，自幹至枝，使易上水。夏至宜嫁棗，宜酵竹根，宜種山丹、茉莉。八月宜鋤竹園。十一月朔宜囊諸種窖之，越五十日，取視其多寡，則知明歲所宜。以糟水澆海棠，以雪水埋地中以浸諸種，則耐寒不蠹。十二月宜添果木土。

## 海南文木

海南文木，有曰花櫚者，色紫紅微香，其文有鬼面者可愛，以多如豬斑，又名花狸。老者文拳曲，嫩者文直，其節花圓暈如錢，大小相錯，堅理密致，價尤重。往往寄生樹上，黎人方能識取。產文昌陵水者，與降真香相似。有曰烏木，一名角烏，色純黑，甚脆。其曰茶烏者，來自番舶，堅而不脆，置水中則沉。有曰雞翅木，白質黑章如雞翅，絕不生蟲，其結癭猶楠鬥斑，號癭子木。一名雞刺，匠人車作素珠，澤以伽倆之液，以紿買者。有曰虎翅木，文如虎斑，皆出文昌、陵水。有曰蘇方木，汁紅可染，黎山野生者良，其花即金鳳。有曰鐵索木，質堅皮黃，剝落時如榆，可為器，黎山為多。有曰香楠，產崖州，童童若幢蓋，亭擢而上，枝枝相避，葉葉相讓，幹甚端偉。一名端正樹，膚有花紋，色黃綠而細膩，剖之香辣。有曰相思木，似槐似鐵力，性甚耐土，大者斜鋸之，有細花雲，近皮數寸無之，有黃紫之分。亦曰雞翅木，猶香榔之呼瀛鵜木，以文似也。花秋開，白色，二三月莢枯子老如珊瑚珠，初黃，久則半紅半黑，每樹有子數斛。售秦晉間，婦女以為首飾。馬食之肥澤，諺曰：「馬食相思，一夕卄肥。馬食紅豆，騰驤在廄。」其樹多連理枝，故名相思。唐詩：「紅豆生南國。」又曰：「此物最相思。」鄭露詩：「上林供禦多紅豆，費盡相思不見君。」唐時常以進禦，以藏龍腦，香不消減。有曰鐵力木，理甚堅致，質初黃，用之則黑。其性濕，赤手憑之令脈澀，黎山中人多以為薪，廣人以作梁柱及屏幛。南風天出水，謂之潮木，亦曰石鹽。作成器時，以濃蘇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，乃以浙中生漆精薄塗之，光瑩如玉，如紫檀，其潮亦止。紫檀一名紫榆，來自番舶，以輕重為價，粵人以作小器具，售於天下。花櫚稍賤，凡床屏案多用之。若香楠、虎子楠、鐵力，則凡為棟梁、船碇皆是也。香楠有紫貝、金釵之名，金釵色黃赤，紫貝黃中帶綠，皆香辣細潤。黃楠木理粗疏。有水杪者，葉如羅漢松，膚理細潤，可方

鐵力，以作棺不朽。有飛雲木，文如波浪到心，可為杯。有秋風木，類梓，生子數十成艽，味酸甜可食。有胭脂木，高三四丈，葉類波羅，色如胭脂紅豔，與秋風木、紫荊性皆耐土不易朽。有梌，根葉俱類桃，而膚理輕細油膩，性耐水。有椽木，分青、黃、白三種，黃者最良，堅而膩，不招蟲蛀。有槌子木，一名員子，一名赤梨，椽之別種也。子如珠璣可食，亦曰珠子木，子多則歲歉，長樂人每以為驗。有水椰，葉如魚子蘭稍尖，其質有文如牛角者良。有曰櫨，性堅而理疏。有金絲櫰，可為弩，其白櫰如象牙者，可為器皿，性最韌。有椅，一名雲楸，琵琶、棋、枰多用之。有吐珠木，堅如鐵力，色比紫荊較赤。此皆海南之文木也。海南五指之山，為文木淵藪，衆香之大都。其地為離，諸植物皆離之木，故多文。又離香而坎臭，故諸木多香。香結於下則枝葉枯於上，有科上槁之象，故欲求名材香塊者，必於海之南焉。自儋州至崖千里間，木多雜樹，又多樹上生樹，蓋鳥食樹子，糞於樹枝而生者，巨且合抱，或枝柯伏地下，連理而生。亦多鐵力、石梓、香楠、水沙之屬，惟地暖少霜雪，松木不生，即生亦質性不堅，脂香液甘，易為白蟻所食。故嶺南棟柱榱桷之具，無有以松為用者，亦以多文木故也。

## 山木

德慶悅城水口，有龍母祠，祠南之山曰青旗，是多古木。有一巨桂，土人伐之作龍船，從水口至廣州五百餘里，一日往還。憚其太疾也，為四足於船底以阻水。不知龍飛以足，疾乃益甚，一擊鼓，即越三灣。土人大懼，沉於水。明歲端陽復出之，周船身悉生鱗甲，乘至楊柳沙，驤首振尾，遂與舟人俱沉。金鼓聲隱隱潭底，久之乃絕。至今風雨晦冥，船輒浮出，土人或於端午日祭之。山上多香楠、水沙、鐵力諸木，某將軍以金二千市於神，神不之許，強伐得八九株，雷雨暴至，木盡騰踴入江。又有人舟至廟口，壞其太筒，入山斷一木為之，置金神座而去。已而舟至南寧，太筒忽失，一鯉魚入舟，剖得金，封識宛然。其靈異多此類。吾粵瀕海之山，每大風雨，龍輒拔其大木以為用，比歲高梁山中，數有水沙浮出，長三四丈，大數盡，皆龍所棄之餘材也。凡山中巨木，皆有龍主之，龍之所棄乃可取，否則巨木為災患。蓋龍屬木，龍之所在，巨木不令人伐，惡傷其類也。又龍多藏木中，雷雨而龍起則木拔，龍非拔木也，木自隨龍者也。故龍不欲傷其木，虎不欲傷其草者，性也。

西寧在萬山中，樹木叢翳，數百里不見峰岫，廣人皆薪蒸其中，以小車輸載，自山巔盤回而下，編篾乘漲，出於羅旁水口，是曰羅旁柴。其古木數百年不見斤斧，買田者必連柴山，山近水者價倍之。西寧稻田所以美，以其多水，多水由於多林木也。凡水生於木，有木之所，其水為木所引，則溪澗長流。故《易》曰：「木上有水井。」從化流溪之地，

萬山綿亙，林木蓊鬱，居民以為潤水山場，二百年來，斧柯不入。萬曆季，有奸民燒炭市利，盡赭其山，木既盡，無以縮水，於是泉源漸涸，田裏多荒。故知川竭由於山童，林木暢茂，斯可以言水利。

## 移榕

東莞城西上清觀，有榕五株。故老言：昔有道士，其妻戲以雷印擊案，忽有雷神五，來止庭前不去，妻大驚怖。道士歸，乃言觀前無樹，吾召雷，欲移數大樹庇蔭山門耳。須臾風雨大作，有巨榕五株列植觀前，狀甚怪，至今猶存。

## 柊葉

有柊葉者，狀如芭蕉葉，濕時以裹角黍，幹以包苴物，封缸口。蓋南方地性熱，物易腐敗，惟柊葉藏之可持久，即入土千年不壞。柱礎上以柊葉墊之，能隔濕潤，亦能理象牙使光澤。計粵中葉之為用，柊為多，蒲葵次之。有油葵者，似椶葉而性柔，以作蓑衣，耐久不減蒲葵。諺曰：「油葵蓑，蒲葵笠。朝出風幹，莫歸雨濕。」又曰：「隻賣葉，休賣花。花貧葉富，二葵成家。」廣州竹枝詞云：「五月街頭人賣葉，卷成片片似芭蕉。」謂柊葉也。「參差葉尾作蓑篷，」謂蒲葵也。篷形方，大三尺許，以施於背庶雨，名曰葵篷。葵曰蒲葵者，以葉如蒲而倒垂，蓋蒲之木也。

## 山大丹

山大丹，花大如盤，蕊時凡數十百朵，每朵四瓣合成球，與白繡球花相類。首夏時開，初黃色，漸紅如丹砂，將落復黃，黃紅相間，光豔炫目，開最盛最久。八月又開，俗名馬纓丹。有以大紅繡球名之者，又以其瓣落而蒂枝矗起，槎枒成簇，與珊瑚柯條相似，又名珊瑚球。言大紅繡球者，以開時也。言珊瑚球者，以落時也。唐詩「越人自貢珊瑚樹」，意即此。然亦不讓海底女珊瑚矣。惜漢宮積草池旁，未嘗植此耳。是花多野生，移至家園培養，乃益茂盛，故曰山丹。予詩： 「山丹無大小，寸寸是珊瑚。」考宋徽宗賜此花名珊瑚林，黃聖年以為即赬桐。有句云：「花似彩絲堪續命，樹驚榴火合中天。」其花開以端陽，開又最久，故云。

## 步驚

步驚，木本，以嫩葉和米數粒微炒，煎湯飲之，可愈嘔瀉寒疾。花有幽復，步行遇之，往往驚為蕙蘭，故曰步驚。永安人每以嫩葉乾之，持入京師作人事。

## 槌子

槌子，一名員子，多生則歲歉，永安人每以為驗。

## 紅豆

紅豆，本名相思子，其葉如槐，莢如豆子。夏熟，珊瑚色，大若芡肉微扁。其可以飼鸚鵡者，乃蔬屬藤蔓子。細如菉豆，而朱裳黑喙，其結實甚繁，乃籬落間物，無足貴也。其本木者，樹大數圍，結子肥碩可玩。萬紅友有詞云：「拂砌青陰，垂簷絳莢。暖風薰坼，串煎珊珠。琤琤點苔石。鸚哥啄雨，銜不去詰多香粒。珍惜。誰喚小梅，僭紅兒名色。」又有賦云：「其蔭也如槐之敷，其結也如豆之腴。其莢維絳，其實則朱。其色煒煒然如屑南海之珊瑚，其質磊磊然如采合浦之明珠。若是物者，即為之奩碡瑁，柈車渠，聯以冰蠶之縷，而綴諸翠鳳之襦，不亦宜乎。」又曰：「爰有扶桑小墅，刺桐別院，黎女青鬟，蠻姑素面。挹深翠於林間，檢輕紅於槭畔。莞榴粒之羞圓，嘅芡肥之輸茜。混火齊而光攙，勻韎鞨而顏亂。訝丹砂其九還，似琥珠之一串。戲藏鬮而賭勝，裹鮫綃以持薦。偶玫釧之誤觸，隨杏裙而不見。豈徒蓄豔於香閨，實足襲珍乎玉案。」又紅豆花，形似蓮而小，色白，中有紅心一縷。汪碧巢詩：「冰潔花叢豔小蓮，紅心一縷更嫣然。」王摩詰詩： 「紅豆生南國」，「此物最相思」。按相思子，朱墨相銜，豆大瑩色，山村兒女，或以飾首，婉如珠翠，收之二三年不壞。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，淚落染樹結為子，遂以名樹云。

## 果日

雒陽獨以牡丹為花，花一月十五日，牡丹盛開，曰花朝。古詩：「牡丹開日是花朝。」廣州以荔枝、龍眼為果，歲夏至日，賈人以板箱載荔枝、龍眼而北，曰果箱。予詩云：「舟車北去果箱多。」荔枝大熟，曰果日。予詩云：「南中歡果日，競獻荔枝盤。」荔枝漢已有之，相如云「楒　　荔枝。」枝亦作支，張衡云「荔黃支甘」。荔字或作離，音力致反。

## 粵東荔支早熟

粵東荔支，社日，犀角子先熟。郭夢菊詩云：「未摘龍牙開笑口，先嘗犀角沁詩脾。」龍牙亦荔支名。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，四月熟者曰四月紅。予詩：「三月青連四月紅，離支早熟讓南中。」蓋以先年十月作花，故早熟也。又粵中荔支，先閩一月而熟。陸放翁詩：「北嶺空思擘晚紅。」自注云：「北嶺在福州」。予少時，與友人朱景參會嶺下僧舍，時秋晚，荔子獨晚紅在。

## 大荔細荔

《潮州府誌》：大荔、細荔。大荔荔枝，細荔龍眼也。龍眼本荔支之族，具體而微，故曰細荔，亦曰荔奴。粵人以荔支、龍眼為業，隨土壤所宜種之，種荔奴之利多於荔支。然荔奴之美不若閩，荔支則過之矣。秀水朱氏云：閩粵荔支，優劣向無定論，世之品荔支者不一，或謂閩為上，蜀次之，粵又次之。或謂粵次於閩，蜀最下。以予論之，粵中所產掛綠，斯其最矣。福州佳者，尚水敵嶺南之黑葉。而蔡君謨《譜》乃云：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，僅比東閩之下等。是亦鄉曲之論也。

## 御摘荔支

宋端宗幸沙涌處士馬南寶家，荔支方熟，帝手摘一枝，後經摘處，風味獨殊，人以為異。予詩：「一株高出少微家，膏葉當年覆翠華。一自端皇親摘後，至今香烈勝群葩。」南寶自厓門變後有詩云：「衆星耿耿滄溟底，恨不同歸一少微。」故予首句云。

## 龍眼

合浦龍眼，色味殊絕，可敵荔支，蘇長公嘗以為然。其詩曰：「香割蜜脾知味勝，價輕魚目為生多。」

## 泡木

泡木，千百成行，出於江海堺沙水間，乃無始以前之木，質不朽爛，火之不然。漁人斫之以係罟網，尚其性甚浮故也，高明、高要有之。

## 海苔樹

海苔樹，出陽江海中石上，狀如樹枝，根如鐵，亦稱鐵樹。柯條蟠結，有枝無葉，分紅黑二種。火稍炙之，隨手作各種古樹，甚有畫意。予詩云：「非鐵非苔樹，珊瑚軟未成。」

油葵

油葵，生陽江、恩平大山中，樹如蒲葵，葉稍柔，亦曰柔葵。取以作蓑，禦雨耐久。諺曰：「蒲葵為扇油葵蓑，家種二葵得利多。」

海棗

海棗，俗名紫京，堅重過鐵力木。鐵力木不甚宜水，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。以作屋，嫌小皺裂，故不貴。

鹽醋子

鹽醋子，陽江山林多有之，高四五尺，葉如苦楝，秋生白花，結子最繁，冬即枯死。子味酸如醋，酷日暴之，能出白鹽，故名。予詩：「貧家愛向陽江住，鹽醋多從樹上求。」

刺桐

刺桐，花形如木筆，開時爛若紅霞，風吹色愈鮮好，絕無一葉間之。有詠者云：「一林赤玉琢玲瓏，豔質由來愛著風。日暮海天無暝色，滿山霞作刺桐紅。」或謂刺桐即蒼梧。

香桃花

香桃花，與中州桃花不異，獨於八九月盛開，有微香。中宿峽秋海棠亦香。大抵嶺南衆香之國，花木多香，蓋陽德之所勃發也。

散沫花

散沫花，一名指甲花，樹高五六尺，枝條柔弱，花繁細如半米粒許。廣人多使丐者著敝

垢衣種之，花香尤烈。其葉以梁指甲，故名指甲花。粵女歌云：「指甲葉，鳳仙花，染成纖爪似紅芽。」鳳仙花一名金鳳。

## 朱槿

朱槿，一名日及，亦曰舜英。葉如桑，光潤而厚，樹高止四五尺，而枝葉婆娑。自仲春花至仲冬，一叢之上，日開數百朵，朝開暮落，色深紅五出，大如蜀葵，瓣卷起，勢若飛颺，層出如樓子。有蕊一條，比瓣稍長，上綴金屑，日光所爍，疑有火焰。江總木槿賦：「朝霞映日殊未妍，珊瑚照水定非鮮。千葉芙蓉詎相似，百枝燈花復羞燃。」是也。粵女多種之，插枝即生，以其花蒸醋食之，能美顏潤血。蘇子瞻詩：「焰焰燒空紅佛桑」，謂朱槿也。佛桑又有殷紅、水紅、黃、紫各色，花比朱槿差小，稱小牡丹。四時有花，繞籬種之，爛熳若錦屏。白者以為蔬菜，甜美可口，女子食之尤宜。予詩：「花當園蔬有佛桑」。徐文長謂佛桑即扶桑，有句云：「蠻花長憶爛扶桑。」

## 瓊南花木

瓊南氣候，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間，半涼半燠。諺云：「葉茂四時，花開八節。」扶桑自春，木芙蓉自夏，桃菊自秋，皆開至冬春而止。連亦有四季花者。木蘭花如粟，淡黃，芳似珠蘭而蘊藉過之，樹本大者圍數尺，真可以為木蘭舟也。木槿花比廣州較大，名土牡丹，皆從夏至冬有花。有青茉莉，本如藤蘿，盤結成蓋，花時香甚酷烈，土人多結竹為亭，坐臥其下，為消暑之會。有仙人掌，自下而上，一枝一掌無花葉，可以辟火。有鐵樹，葉朱紺色，形如江南老少年，其本則棕也。有人面竹，可為杖，瓊南竹此為佳種，他竹率生荊棘。有藤竹，堅實耐久，長逾尋丈，皆與諸花雜植，以為園林之玩者。

## 添色芙蓉

廣州木芙蓉，其色一日數換，晨正白，午後微紅，夜深紅。有半紅半白者，有先紅後白者，名曰添色芙蓉。種之當年成樹，高二三丈，其蒂有四花，開其二剖之，復有二花在焉。少陵詩：「並蒂芙蓉本是雙。」古人立言，其根柢如此。外有江南玉芙蓉一種，色稍白，名南金花。

## 孔雀花

瓊州有孔雀花，可以避暑。有為苦熱詩者云：「葛衣半解方流汗，凍殺牆陰孔雀花。」是花性宜陰濕，對之生寒，故云。

## 椰葉

瓊州多椰子葉。昔趙飛燕立為皇后，其女弟合德獻諸珍物，中有椰葉席焉。椰葉之見重也，自漢時始。瓊州人無分男女，首皆戴笠，以竹絲為之。其用椰葉為笠者，貴之也，以為席則賤之矣。

## 刺桐葉

瓊州田家，以刺桐葉糞田，門巷多種之，耕時視其花為候。王佐詩：「東君三月剪猩紅，分著枝頭片片工。海國鄉村隨處有，田家門巷一般同。離披風火寒生焰，爛熳晴霞暖鬧空。地僻喜無車馬到，閑看花候畢農功。」

## 檃末

瓊州人以茱萸為檃末，雜辛香物煮之，以竹笮潑起白沫花飲之，清晨以奉老者。王佐詩：「藤缽曉茶吹檃末，又以檳榔白為茶。」檳榔白者，檳榔始花未結實，以花莖嫩者食之以代茶。有謠曰：「檳榔白，不食花。食花蒂，當靈茶。檳榔青，子初成。食青子，當茶清。」檳榔青者以子言，檳榔白者以花言也。瓊州人以檳榔為菽粟，其嗜之過於諸郡，毋須臾而去於口。予詩：「檳榔為口實。」又云：「歡口檳榔花，儂口檳榔子。花香子不如，子甘花不似。甘香得相同，何必求連理。」